

三國志

一

二

三

四

五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備

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少府

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綰杜密師國朱寓為從事

英俊之生也稍遷至向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

章和世為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

其子秉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

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負

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

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

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楊太守瑜往省之
會策將東度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
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
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
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
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
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
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
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

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

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摠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

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

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頤之策欲取

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

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

復進尋陽破劉

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

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

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

昭共掌衆事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曰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

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之餘資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俟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十一

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

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
 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
 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
 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
 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
 舍輦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
 今盛寒馬無橐韋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
 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
 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周瑜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
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
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
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

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備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義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使之

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同故能

共成大勲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衆人之時
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爲攘肅之善也

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
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
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
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
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
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
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

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
惟周瑜魯肅編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
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变化效命在近
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改詐耳蓋若信實當授
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
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
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

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

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

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
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
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矣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備
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

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

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船御分二千人追我

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

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

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
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
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操陣會流矢中
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
乃自興寨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
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
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

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道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

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
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
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立
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歟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立名同處異也時年
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
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
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
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
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
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

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歆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
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
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
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許乎
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
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
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
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
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
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
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
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
備留語因言次數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
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差走後
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諸之及卒權流涕曰

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

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闕設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連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

周瑜

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
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春蠶爾蠻荆莫不賓服雖
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
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
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於無窮欲使
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
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
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
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